

周城记

北雁(白族)

踏上周城，道路两边依次出现一座座年代久远的白族民居。房屋的大门斗拱重叠，雕龙饰凤，撑起微微上翘的瓦顶，便有如飞燕振翅、直上蓝天，木料与砖瓦紧密相契，榫卯结构精密排，浑然天成的格局颇具巍峨之势。在偏房相连的角落，自然形成一个狭小的天井，可以植花种草。正对大门的一堵白墙，往往有人题诗作画，或将象征家风、志向的白字书于其上：“晨耕暮读”“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这就是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畔的周城街角。我抬头一看，狭小的空间里是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瓦檐，倘若此时有一场雨水突降，一滴水从天空落下，得在瓦楞之间经历六七次辗转，方能顺利地降落在地。这样的建筑艺术又被称作是“六滴水”或“七滴水”。于是在这一座座古意斑驳的庭院中，我似乎随着这明暗参半的下午光照，一起穿越到小院初建的时光……

村子中心，那条昔日的石板路被换成了水泥路，但沿街的店铺在两边依次排开，从店门上面的匾额或是店里传出的钟声，我就知道尽管时光如逝，但这条由南向北穿行而过的茶马古道上，依旧还有昔日的虫草和藏红花出售，以及白族或是彝族、纳西族的节日盛装，鹤庆的银饰和腾越的玉器，丽江的皮货或是剑川老君山的树毛，德庆的青稞啤酒和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以及喜洲糍粑和周城人自己加工的扎染布……

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在一个一个店铺摊点前停留，而后带上一包包奇珍异品离去。几匹铜铸的高头大马在街心以动态的形式站立，我恍然看到了在远去的时光中，那些穿行于云岭千山的大小马帮，驮起沉甸甸的茶叶、玉石、盐毡、丝绸和药材，从苍山洱海相夹的周城村子经过或停留……

周城全村居民2100余户，总人口12000多，是全国最大的白族村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优势，让这个襟山带海的白族村子渐渐成为了一个以商著称、以城命名的集镇。街道两边，四五株大青树遮天蔽日，我知道那宽大的叶片里，有来自历史和泥土深处的水源及养分，承接着数百年的礼仪教化，同时又带来了农商工运的百业之盛。周城村民有着“耕读传家远”和“诗书继世长”的志向追求。所以，大青树的浓荫，不仅遮盖着下面的商铺作坊，还遮盖着沿街的书院学校，以及集市正中的古戏台……

“周常尚文礼宏模新景，城不名武弦歌雅化庆升平”，这是刻在戏台左右的一对名联，字里行间映衬着周城村数百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以及崇文尚礼的文化传承。我在旁边的一块标志牌上看到，周城古戏台始建于1895年，但这个千年古村的历史要比戏台更为久远。

路边出现一个古旧的院落，照壁上还留有“和气致祥”四个大字，苍劲有力。据说，这是周城文名杨光烈留下的手迹。这位曾在1941至1944年任陇川设治局局长的爱国诗人，同样有着颇为传奇的一生，因亲眼目睹日寇入侵滇西，生灵涂炭，他于是仗剑执笔，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诗篇：“毒弹落入我疆土，多少婴儿泣爹娘。有志男儿快奋起，不佞鬼誓不还。”一字一句彰显出中华健儿驱逐外侮、光复河山的豪迈血气。

穿过一条小巷，来到一座古旧的老院子，这就是远近闻名的“蓝绿”扎染作坊。据说这是一个同乡女硕士的创业基地，酒香不怕巷子深，我看到小院里早已人挤如潮，南腔北调的外地游客，在天井中晾晒的一块块扎染布前流连。

扎染是周城的一张名片，也是白族艺术宝库里的奇珍。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白族妇女素以勤俭持家著称，女孩从小便开始向长辈学习扎染。于是很早以前，所有这些通过口耳传承的手工艺品就被她们的丈夫、父兄、叔伯或子侄，通过茶马古道上的骡马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后来又上了飞机、高铁或是一系列的电商平台，归属于民族女性的智慧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杜文娟

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输液吸氧，作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中国武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雪山下的狮泉河畔，黄帅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而他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他却没有能力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黄帅才25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官，妻子刚有身孕。黄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意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

张科此后经常下牧区，到农村，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分析病情，找出规律，希望在高原病研究上有所突破。他还讲起半个多世纪前进藏英雄先遣连的病症。当年李狄三们全身红肿，流出黄水，开始总觉得吃不饱，后来不吃东西，肚子也鼓胀得难受。按照病情分析，也是高原病，当时还不为人了解，更没有医治条件。

他沉重地说，有愧于过早离开人世的战友，又毫无办法，这种病只有医生才能理解，还必须得面对。他又讲起另一位战友，也是一位年轻战士，为救一位长途货车司机，被车厢中的重物砸伤头部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

一边打，一边狠一般地吼——你有啥资格死在老子前头。

战士们去拉拽父亲，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好不容易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的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子。

那血珠黏稠得如同寒冬的蜂蜜，浓醇得化也化不开。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发全部变成了白发。

张科一字一句，缓慢地讲述，生怕我听不清楚，需要他重复。

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重复这些话语，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说出这些话。

我俩相对而坐，能听见彼此粗重的呼吸，默契一般，没有下文，而是，安静地坐在原处。窗外是辽阔的荒漠戈壁，远处是巍峨的喀喇昆仑大雪山，在8月的阳光下发出耀眼光辉，只有几只雄鹰在不高不低、不远不近的地方翱翔。

我一直保存着张科的电话，10年后的2021年3月2日，与他再次联系，共同感慨青春易逝，高原友谊。他们部队上勤到阿里以后，经过艰苦施工保养，新藏公路全线硬化，通车时间增长，加之阿里到喀什和拉萨飞机通航，医疗器械和药品保障给力，危难病人下山治疗成为可能。他说自己1968年出生，老家在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现在为县级市，妻子是县上的下岗职工，他在部队的时候，夫妻一直分居两地，这是边防军人的常态。父母健在，三个妹妹都在农村，经常到周边县城饭馆打工，各自的小家庭生活都不错。女儿在绵阳的部队工作，算是子承父业。

他于2015年自主选择，当时47岁，乌鲁木齐几家医院请他坐诊，他的青光眼却越来越严重，这是高原病的一种，导致无法正常上班，只好回老家生活。从此每年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一次。现在左眼视力1.0，右眼0.2，他心里清楚，右眼最终会失明。由于高中一毕业就去当兵，他回到老家只有几个战友和同学来往，战友情最深。人到中年闲不住，经常为熟人、邻居义务治病，老兵精神还是有的。

周毅，是张科的战友。2009年，我作为驴友第一次抵达狮泉河镇。受朋友之托，周毅为我接风。左边脸颊有条一寸长的疤痕，非常显眼，他似乎不在意的样子，开明健谈。他是重庆开县

人，1984年入伍，地方大学毕业后到了部队，手机号码一直是重庆的。他叫我杜姐，叫得豪爽又亲切。后来他到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学校不让外出，我专门请求教官批准他几个小时假，请几位文友陪他吃了一顿海底捞。之后很长时间，他都记着这件事，说那顿火锅吃出了家乡的味道。我只记得喝的是啤酒，别人好几口才喝一杯，他则一口一杯，而且是齐沾满杯，这是老兵的喝酒方式。

2006年左右他担任排长，在加勒万河谷不远的界山大阪附近修路，界山是新疆和西藏的分界区域，以山高路险著称。夏季冰雪融化，洪水冲毁了路基，他和战友们连夜抢险，深夜装料的时候，材料刮伤了脸，送到医院缝了六七针。在新藏公路施工区救助遇险者是家常便饭的事。有的驴友估计第一次上高原，看见雪山就兴奋，刚举起照相机，就倒下了。有的长途司机停车在路边方便，好一阵不见动静，走到跟前，十有八九躺在地上喘粗气，哭不出声。“我们当然得营救，医生挂吊瓶掐人中，病情特别严重的，协助他们快速下山。”他说。

他曾传来一张照片，一位年轻战士穿着训练服，脸色绛紫，嘴唇颜色黑紫，鼻梁脸颊被紫外线灼伤，有些起皮，白线手套和衣袖油污斑斑，头戴护耳毡帽，专注地开着一辆红色海马250拖拉机。身后是一面弧形山体，阳面山坡有一层若有若无的鹅黄色，薄薄的纱幔一样，深浅不一。想必是浅如米粒大小的植物吧。阴坡则是皑皑白雪，雪坡最高处，飘着丝丝缕缕洁白的云，再上方是湛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他说这个小战友是2005年湖北兵，2007年退伍。这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6月至8月间，油污的服装让他想起连全官兵四个月没有洗过澡的经历。身后的雪山就是六月飘雪的界山，那是一段只有雪山和孤独相伴的日子。

雪山中的边防军人，不仅面临外部势力威胁，时时需要提高警惕，而且得忍受常年见不到绿树、城镇。亲人的孤独寂寞，修路的周毅同样如此。他的一名推土机手战友，连续数日与狼为伴。狼在荒原上闲逛，他在驾驶室开车推土，用喷火煮方便面的时候，狼会慢慢走近，扔给狼一截火腿肠，狼不吃，卧在地上看他。时间一久，发现狼还能分辨男女，只攻击女人，不攻击男人。旷野中的狼，看似无精打采，眼睛却很明亮，不管从哪个方向，眼睛一直盯着猎物看。狼奔跑起来，尾巴翘起，不跑的时候，夹着尾巴。施工地点转移以后，没有狼踪影，还时常想起那狼。

有一年夏天，周毅到内地出差，顺便回重庆老家一趟，家人一起吃饭，他挨坐着奶奶坐。奶奶老捏他腿，边捏边流泪，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待他看见大伙全穿着短袖汗衫，自己还穿着绒衣绒裤的时候，才明白奶奶为什么伤心。目前在合肥的部队工作，爷爷奶奶马上90岁了，和父母生活在开县老家，妻子在重庆上班，一个人带着6岁的儿子。他一年休一次假，当然会想家，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他说作为一名军人，能有边疆工作经历，是光荣和自豪的事，虽然艰苦，心中却有阳光，只有奋斗过奉献过，才能体会到成长和幸福和收获。

三

在藏西的日子，我曾多次到阿里军分区卫生所，看望患病的战士。毕淑敏是我尊敬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就在这里工作。当时的土坯房，已经变成了窗明几净的两层小楼，楼道的花盆里，种有仙人掌、绣球花、格桑花、青草。

这一次，我提了一兜水果，跟他们聊了许多。

小高，是陕西省延安市人。1991年6月出生，2010年11月入伍。当时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阿里、福州、牡丹江，在网上搜了一遍，发现阿里很高很远，觉得当兵就应该到这种地方，便选择了阿里。新兵先在叶城集训，2011年4月底，来到阿里一个边防连，连队前面有一个湖泊，非常漂

亮，湖边有草，但没有树，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放哨巡逻之余，在大石头上用油彩画上柳树、月亮、花朵，用小石子铺成圆形小径，中间种一株班公柳，树太难活了，树和鸟、狐狸、人一样，氧气吃不饱就活不了。湖边有许多泉眼，夏天才会汩汩流淌，其他三个季节就冻住了，渗水也很清澈甘甜，他们在水量最大的泉眼边挖了一个池子，上面盖上大石板，就是他们的饮用水了。湖面的景色时常变化，喀喇昆仑山的雪山倒影，和晚霞朝霞一同映衬在湖面上，还有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白得不能再白的云彩，全都照进湖水里。斑头雁和水鸭在湖边游来游去，细小水流淌到湖边的湿地上，暖和的时候，会开出指甲大小的黄色花朵，还有泥鳅一样的水草。鱼也是有的，冷水鱼，皮厚实，听说五六年才长一寸。泉水其实就是雪山融化的雪水，老兵长说，他妈最爱喝《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看见湖泊泉水，他就笑眯眯的，感觉很幸福的样子。平时他们不敢大笑，一笑嘴角就流血，手掌虎口也皴裂，脸上一层一层地掉皮，缺氧嘛，伤口不容易恢复。好多老兵复员回家，以前的熟人都不敢相认。

小高到连队没多久，大腿内侧疼痛，被战友送来检查，医生说是精索静脉曲张。每周给父母打两次电话，报个平安。但从从不告诉父母自己生病的事。

复员以后，他希望当一名警察，这是他七八岁时就有的梦想。

小杨，青海平安县人。1991年出生，2009年来阿里当兵。从阿里军分区步兵营借调到扎西岗边防连，2011年5月的一天，在一个边防哨所食堂滑倒，左侧脸划破。藏族女护士对我说，里外缝了三针，共100多针，一块肉掉了。小杨躺在靠门位置的床上，脸部、头部被白色的纱布包裹，只露出一双大而洁净的眼睛，他似乎不清楚从此破相的现实。我不敢与他对视，怕他看出我的慌张和忧伤。

才旦显得比较活泼，是阿里地区革吉县人。1991年8月出生，弟妹五个，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老大，最小的弟弟两岁。家里有125只羊子、22头牦牛，在牧区算不上富裕，也不算很穷。他很羡慕家有700只羊子、60多头牦牛的一个同学。半年前初中毕业，他就来当兵，最大的理想是上军校，但不想在内地白领之家，怕汉语说不好，被人笑话，只想上西藏的军校。如果考不上军校，复员回家放牧。当兵之前，把一枚自行车气门芯含在嘴里玩，稀里糊涂吸进了肚子，当时没啥感觉，到了连队，咳嗽不止，才来这里住院。

这三位年轻战士住一个病房，送给他们的水果也多一两个。水果是一位朋友送的，从新疆方向运来，路上就是两三天，所以不新鲜了。看着每个桃子都没了尖儿，几个鸭梨还有小黑点，我中心嘀咕，如果在内地白领之家，这样的水果肯定被扔进垃圾桶。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烂的水果，更没有把这么坏的水果当礼品送过。这位朋友将这样的水果当礼品，估计也是无奈吧。稍稍尴尬之后，我无语找活地说，西瓜很贵吧。他说12元一斤。我惊得张了张嘴。暗自思忖，怪不得商店很少见到水果呢，这份礼少说也得三四百元吧。

客人刚走，我就想这些水果不能再放了，进藏一个多月没有吃过水果，就狠狠地连吃了两个桃子。其中一个最大的鸭梨，小灯笼似的，一只手握不住，麻子小点儿比较均匀，顿生欢喜。双手来回掂量，捧在鼻子上嗅，非常清香，想一想，还是放进了送给病人的网兜里，只留下一个中等大小、还算光滑的鸭梨。

从病房出来，在军分区大院转悠，看战士们在白皮的班公柳旁边播撒波斯菊花种，这种在拉萨、林芝、昌都等地随处可见的格桑花，在藏西和藏北却难存活，即便精心培育，也不一定开出希望之花。战士把植树、种花、种草当作非常重要的工作，纷纷抢着干，施肥浇水格外用心。和他们聊了一会，同战士们共进午餐，几盘菜一盆米饭，10分钟不到的样子，全都就餐完毕，只剩我一分钟坐在桌前。只好匆匆离开，似乎还饿着。

待我再次路过卫生所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穿军装的汉族女护士，正在啃着那个最大的鸭梨，皮都没有削，可能也没有洗吧，她吃得异常仔细，有一种忍不住的陶醉感。

过了一会，她才像一团曼妙的绿雾，轻轻地飘走了。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广告

光的赞歌 满目青山遮不住(报告文学) ..... 周建新 万川映月(非虚构)..... 七堇年 青春与热血的汇流(话剧剧本)..... 何诗文 们吴堡(散文)..... 李光洋 中篇小说 入伍..... 杜光辉 荒野手枪手..... 王凯 江水炖江鱼的日子..... 孙正连 短篇小说 机器学习..... 朱秀海 夜故事..... 大解 散文 天工开壶..... 徐风 匾事..... 朝颜 百姓的江天..... 汤世杰 诗歌 致秋日的行人..... 江非 无尽的房间..... 张定浩 艾比湖写生..... 王兴程 凡尘笔记..... 晴朗李寒

人民文学 二〇二一年第八期 总第七百四十四期 目录

文学港 2021年第8期目录 总第273期 本刊视点 反转与倒置:嵌入肉体的外界影像... 楚些 索取与馈赠 ..... 张定浩 郭靖作品 ..... 郭靖 创作谈 ..... 郭靖 小说速递 远走高飞 ..... 蒋军辉 明天 ..... 吴晗 彼岸 ..... 郭音池 归来 ..... 李娃 归文学 阿塔2035A ..... 米来 诗歌前沿 算法(组诗) ..... 刘汀 繁星(组诗) ..... 许天伦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作家 WRIITER MAGAZINE 杂志 2021年第8期目录,总第629期 国内统一出版者号CN22-1028/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6-4044 国内发行代号12-1 作家走廊 《文城》:一个人和他一生的寻找 ..... 余华 张英 贝加莫月光..... 刘元举 野蔷薇与加里的赤子之心..... 王屏 加里·斯奈德诗选 ..... 王屏译 第十四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获得者 加里·斯奈德授奖词 ..... 黄礼孩 致黄礼孩先生的授奖词 ..... 加里·斯奈德 晓苏辑 老婆上树..... 晓苏 碰撞之夜..... 李黎 落叶·冬雾..... 杨艳萍 细雨..... 马爱茹 中篇 鱼什么都知道..... 文清丽 地址:(130021)中国长春人民大街6255号作家编辑部 zuojiatougao@sina.com